

师生

师生情 一辈子

武凌翔



成为剧作家梁枫老师开门弟子的那一年,我已年过不惑。我一个只有高中毕业、只写了一部《细柳》的打字员也想当编剧?老师说:“谁天生也不是作家、编剧,老师相信你!”那一刻,老师的话击中了我,照亮了我,从而改变了我人生前行的方向。

这些年,我从写豆腐块,到现在写剧评、论文和大小戏不断上演、获奖,被聘为二级编剧……那天老师说,带一个博士也该毕业了,你用不着我教了。这话,老师说得多情,我听着伤感。

第一次见梁老师,我十多岁。从小住剧团大院,见惯了演员,但喜欢安静和向往写作的我,对梁老师所在的“太原市戏剧研究院”(和剧团在一座办公楼),出书写戏等感到很神秘。有段时间,我听爸妈说剧团正排练梁老师参与创作的新编历史剧《三关点帅》,一天,我看见梁老师和另一位编剧坐在台阶上讨论着什么,卷曲的头发、黑框眼镜后折射出智慧的光芒……老师知识女性的影像很美,深入我的脑海。

经历了当工人、结婚、生子一系列懵懂人生后,我调到太原市戏剧研究院,办手续签字的就是梁枫所长。但可惜,我来了,梁老师却已调到市文联当主席。

我来所里几年后,因常给同事们打剧本,看多了,一个大胆的想法冒了出来,我要写。在领导、老师们帮助下,我和我的合作者写出了《细柳》这部处女作,刊登在2003年第3期《戏剧研究》上。

当时梁老师在市文联任主席,事务繁忙,但非常关注她原来的单位和同事们。很快梁老师传话叫我去她家,说她看了剧本,写了剧评《读凌凌的细柳》,我激动又感动,不知是哭还是笑,因为被认可,被我最尊敬和喜爱的偶像老师认可。

之后,我每写作,老师总要参与,新编历史剧《豫让》就是老师一次次召集业内专家同行研讨剧本,为我出谋划策,帮我推荐上戏等等。两年后,老师提出收我为开门弟子。拜师仪式很隆重,我向老师行拜师礼,接过老师颁发的证书,正式成为老师的开门弟子。

跟着老师的最初几年,为老师出书《梁枫散文选》《梁枫影视剧作选》四卷本、《梁枫戏剧创作50年映像》等,随着那些泛黄的老报纸上的文字被我一字一句录入电脑,我对老师的了解一点点深入,撰写了数篇与老师相关的文章,并和师哥康宇——老师的关门弟子一起,协助老师所在单位,为老师创作生涯50年做了许多工作。

没有进行系统规范的学习,知识储备少,文化底子薄,天生粗心,我常有失误,老师总是打趣说:“你老师就粗心么,你和老师一样。你高中毕业很了不起了,老师不也只是个师范生。”老师,您可是有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颁发的编剧专业证书呢!

康宇拜师仪式后,老师赠送我每人一套厚厚的戏剧创作教科书。她说:“我是有20多年正高级职称的编剧,是有资格带研究生的。这是中央戏剧学院研究生的学习内容,你们学完这些课程,就相当于研究生毕业了。认真学,三年达到研究生水平,写出好剧本。”

2016年,我编剧的第一部戏上演。老师到场,打着拍子跟着演员轻轻念着唱着,高兴得眉飞色舞,一边对我说,这句写得好,这个人物不错,你怎么想出来的。孩子你真棒……

经年累月、点点滴滴的悉心栽培,老师成就了今天越来越自信的我。老师常拍着我笑说:“你怎么那么像我呢?傻闺女!”我跟她顶嘴了,老师说:“你嘴上那样说,但其实你是不待扬鞭自奋蹄的,和老师当年真像!”

老师教导我知识,带我走南闯北,边走边看边学。随着我的一步步成长,老师一年年见老,我待老师和爸妈一样,他们都是我可爱的老小孩。

一晃,拜师十年有余。和老师在一起,我可以很兴奋地炫耀成绩,很安静地倾诉不快,很随心地放松自己。这一切,都是老师以她的宽厚、博大和智慧无条件地接受。

我87岁的老师,仍关注文学艺术动向,关注弟子们的创作。每去看望,她总是思维敏捷地与我们交谈家国事、单位事和创作事,并及时指引方向。

今生有缘,感谢您!愿我亲爱的梁老师健康长寿。我将不负您所愿,在您开拓的创作道路上,奋力前行。

记得参观过一个“改革开放40周年时尚回响大型实物展”,作为出生和成长在改革开放年代之初的我,那个展览对我来说就是一个“时光穿梭机”。

三五牌座钟、卡式录音机、全国粮票、海棠洗衣机、春笋电视机、标志牌缝纫机、永久自行车……一桩桩、一件件老物件让我仿佛回到了儿时,打开了尘封的回忆。

记得大约是五六岁的时候,快到中秋节了,奶奶给了我一张淡绿色的两元钱,让我去马路对面的商店买二斤“混糖”月饼。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钱的我兴奋极了,抓着钱冲出家门,过马路时看都不看,恰好被一辆自行车撞了个“大马趴”,我爬起身,连身上的土都顾不上拍一下,就跑进了商店,身后传来那个骑车人的惊呼:“这么小的孩子,拿着那么多钱……”

大约是在我上小学五年级时的一个下午,爸爸手里拿着一张报纸,一进家门就喊起来:“咱们家今天有件大喜事!”

我和妈妈都很诧异地看着他。“咱家丢失了三年的那辆永久自行车居然找到了!看,这里!”爸爸指着手里的报纸。我仔细一看,报纸上的题目是《公安局失物招领通知》,下面是密密麻麻几乎占了大半页报纸的自行车“钢印号”。那天,我们一家三口去饭店撮了一顿,庆祝这件大喜事。

展览的那些老物件反映了改革开放40年来太原人民的衣、食、住、行以及工作生活娱乐方式的变迁。40年,在人类发展史上只是短暂一瞬,然而对每一个个体来说都是光阴荏苒。从短缺经济、票证经济、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,一个个平凡的老物件见证了改革开放的不平凡历程,每一个老物件都承载着一个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也凝结着一个普通人的奋斗幸福观,这,也正是改革开放的源动力。

幸福是奋斗出来的。全身心地融入新时代,做新时代的见证者、建设者和开拓者,是我们每个人的当务之急。

物语

看老物件想起当年

王琪



长辈

母亲和她的姐妹们

薛克

母亲今年83岁了,常常说起往事,说起亲人,说起她的姐妹们。

母亲有三个姐姐,一个妹妹。母亲姐妹们特别像,尤其是眼睛,双眼皮,眼睛又大又亮,透着一样的笑意和善良。母亲说得最多的是她的大姐,我的大姨。大姨夫平日不善言辞,却装了一肚子演义故事,农闲时滔滔不绝讲三国说水浒。为贴补家用,大姨夫制作长柄的舀粪勺。每逢洪洞县赵城镇赶集,大姨就扛着粪勺从小胡麻村走二三十里到镇上赶集。当时,母亲在镇上的缝纫社上班,大姨赶集时就到我们家歇脚。四姐妹中,大姨最善良最聪慧,可结局让人悲伤。才60多岁,大姨就疯了,最终在疯癫中去世。我小时候,有段时间是大姨看护我,她和大姨夫把我当成他们最小的儿子。矮小的她常常背着我走几十里路,到我家、到南王村我姥姥家。大姨去世时,我在运城上高中,未能为她送行,常为没能在她生病时去看望而懊悔自责。

母亲唯一的小妹送了人。

小姨幼时,姥姥的父亲病了,无人照料。姥姥没办法,把我小姨送了人,去照顾老人。成年后,小姨与我母亲来往最多。有一次,我年幼的哥哥把小姨装有照片的来信丢了,小姨生了气,自此断了音信。其实,小姨被送的那家人距离我姥姥家就十几里路。现在,母亲的三个姐姐都已去世,那个有着与母亲一样双眼皮大眼睛的小姨毫无消息。

相比亲姐妹,母亲说起更多的是年轻时在缝纫社的工友姐妹。范伯伯和范伯母都是母亲同事。范伯母是河北人,方脸,棱角分明,特别干练,儿女们也遗传了她的品性,方方正正的脸庞透射出正直与刚毅,三儿两女一个个干练而善良。洪洞方言称伯母为“家”(念tuo),我们称范伯母“大家(tuo)”。范伯母有两个儿子都在北京空军部队当飞行员,还送了我们的有机玻璃做的飞机模型、铁质五角星,在那个年代,都是钱买不来的珍贵礼物。那時候的压岁钱,也就一分、两分、五分,范伯母给我们兄弟姐妹都是一角。收音机开始流行

时,我们也想买一台,但钱不够。三个孩子都已工作的范伯母比较富裕,她知道后,直接把存折递给我母亲:“需要多少,去取!”令人惋惜的是,后来范伯母突发脑溢血去世,也就60多岁。

云凤姨比母亲小,她的大女儿是我儿时玩伴,母亲常带我去她家玩。云凤姨婚姻坎坷,与丈夫分分合合,好在三个孩子都培养长大,夫妻终成老伴。母亲常念叨:“不知道你云凤姨现在怎么样?”云凤姨也已70多岁了。

雪英姨阿姨是母亲几个朋友中最漂亮的,圆脸大眼,皮肤白皙,用今天的话应该是缝纫社的“社花”吧。雪英姨是河南人,退休后回了老家。中年时期,雪英姨因为她不争气的大儿子一事而与我母亲有了罅隙。人到暮年,母亲一样念叨雪英姨。

母亲常念叨着云凤姨、雪英姨的一些旧事,我们说去找找她们吧,她又说身体不行,哪里也不去了。这样说着,心里却又想着她们年轻时在一起的样子吧……

纪实

其实,这又何必是他一个人的遗憾。

陆元九的职务不少。他当过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,一直管到了茫茫无际的宇宙;他也管人间的事,他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五、六、七届全国政协委员。当然,他最关心的还是科学,是中国的航天事业,是他的陀螺仪。他是科学院院士、工程院院士、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。他还曾任中国自动化学会常务理事、中国航空学会常务理事、中国宇航学会理事、中国惯性技术学会副理事长等。

陆元九院士现在虽然已届高龄,可是精神好,身体也不错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际,陆元九同志于2021年6月29日荣获由

中共中央决定、中共中央总书记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党内最高荣誉“七一勋章”。人们祝愿他身体更加健康,仍然像陀螺一样稳定、灵敏。

13楼102号 屠善澄 载人航天坐首席

屠善澄(1923年8月12日至2017年5月6日),浙江省嘉兴人,上海大同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,曾任该校助教。1953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电机专业获博士学位。1956年偕夫人桂湘云及孩子回国,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任室主任。历任国防科委五院502所研究室主任、副所长、所长,科技委主任。1988年起,历任航天部五院科技委主任、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兼职副主任。他是中国工程院院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56

边东子 著



《中关村特楼》节选

士、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,曾任世界工程师组织联合会主席,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、哈尔滨工业大学、中国科技大学等校兼职教授,1987年至1993年任国家“863高技术计划”航天领域首席科学家。

在众多“两弹一星”功臣和载人航天英雄里,屠善澄院士的“出镜率”和“曝光度”不高。

连载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56

张卫平 著



《红色银行》节选

二道韭菜羹个把把,我看妹妹也胜过了兰花花。你不嫌我不害羞,咱们二人手拉手一搭里走。……

船很快就到岸了,嵇子霖跳下船把头发向上擦,很感激地说着:谢谢二位了!

嵇子霖说完向远处走去。

小莲没抬头。冷娃也没有出声。冷娃把船固定在岸边和小莲下了船。天确实不早了,周围一片漆黑。两个人就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家里走去。

十四 张干丞离开好几天了刘象庚还在回味那天晚上两人见面的情景。

刘象庚还记得张干丞的面容,个子不高,满脸精明,是个干事的人。董一飞和甄排长也给刘象庚留下非常好的印象,尽管两个年轻人没有和刘象庚说几句话,但刘象庚还是能从他们的举止上感受到他们的情感和朝气。这是刘象庚心中想看到的,看到这几个年

轻人,刘象庚由不得会想到在太原见过的另一个年轻人——王若飞,他们目光坚定,朝气蓬勃,是啊,这才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!看到这群年轻人,刘象庚也感到自己年轻了许多,身上似乎也焕发出了新的勇气和力量。

刘象庚一口答应了张干丞的要求。张干丞说,想请老伯出山,担任县里的抗战动员委员会经济部长,只是委屈了老伯啊。刘象庚说,委屈什么啊?国家有难匹夫有责,现在国家召唤,我哪能袖手旁观!对于刘象庚来说,他什么没有见过?他哪里会在乎职务的高与低呢。他回来的时候北方局就指示过他,让他利用自己在当地的影响力支持抗战!

小说